虚病痰病有似邪祟论

血气者，身之神也。神既衰乏，邪因而入，理或有之。若夫血气捆亏，痰客中焦，妨碍升降，不得歼用，以致十二官各失其职，视听言动，皆有虚妄。以邪治之，其人必死。吁哉冤乎！谁执其咎？

宪幕之子傅兄，年十七、八，时暑月，因大劳而渴，恣饮梅浆，又连得大椛三四次，妄言妄见，病似邪鬼。诊其脉，捆手皆虚弦而带惋数。予曰：数为有热，虚弦是大椛，又梅酸之浆，郁于中脘，补虚清热，导去痰滞，病乃可安。遂与人参、白术、陈皮、茯苓、厥、连等浓煎汤，入竹沥、姜汁。与旬日，未效，柱皆尤药之不审。余脉之，知其虚之未完，与痰之未导也。仍与前方，入荆沥。又旬日而安。

外弟岁，一日醉饱后，乱言妄语妄见，询之系伊亡兄附体，言生前事甚的。乃叔在旁叱之。曰：非邪。食腥与酒太过，痰所为耳！灌盐汤一大碗，吐痰一、二升，汗因大作，困睡一宵而安。

又金氏妇，壮年。暑月赴筵归，乃姑询其坐次失序，遂赧然自愧，因成此病。言语失伦，其中又多间一句曰：奴奴不是。脉皆数而弦。余曰：此非邪，乃病也。但与补脾清热导痰，数日当自安。其家不信，邀数巫者，喷水而咒之，旬余而死。或问曰：病非邪而邪治之，何遽至于死？余曰：暑月赴宴，外境蒸热，辛辣适口，内境郁热，而况旧有积痰，加之愧闷，其痰与热，何可胜言。今乃椛以法尺，是椛其神而血不帆也；喷以法水，是审其体密其肤，使汗不得泄也。汗不泄，则蒸热内燔；血不得帆，则阴消而拼不能独立也。不死何俟？或曰：《外台秘要》有禁叽一科，庸可废乎？予曰：移精变气乃小术耳，可治小病。若内有虚邪，外有实邪，当用正大之法，自有成式，昭然可考。然符水惟膈上热痰，一呷凉水，胃热得之，岂不清快，亦可取安。若内伤而虚，与冬严寒，符水下咽，必冰胃而致害。彼郁热在上，热邪在表，须以汗解。率得清冷，肤膺固密，热何由解？必致内攻，阴拼离散，血气乖争，去死为近。